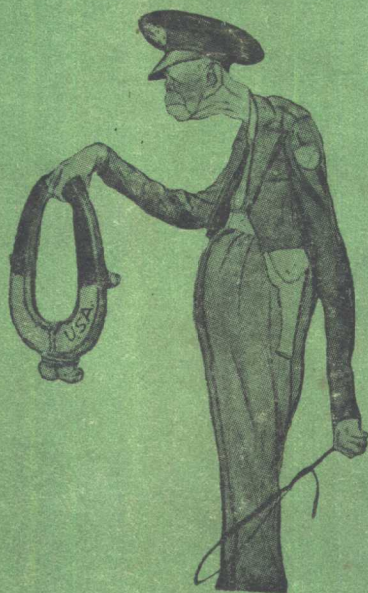


康斯坦丁諾夫斯基

林秀譯



美國人在歐洲

時代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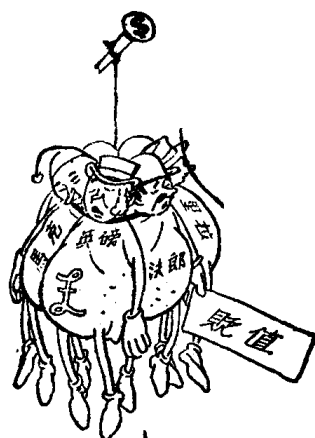


美國人在歐洲

康斯坦丁諾夫斯基著

林

秀譯



時代出版社

И.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ский
АМЕРИКАНЦЫ В ЕВРОПЕ

Перевод Лин Сю

Пекин

Экспресс

Шанхай

本書譯自：「Звезда」雜誌， № 7—11, 1950.

美國人在歐洲

著者 康斯坦丁諾夫斯基

翻譯者 林秀

出版者 時代出版社

北京東交民巷十八號

電話：(五)一六六〇

電報掛號：五二〇〇

上海分社：上海(11)南京東路三七七號

杭州分店：杭州延齡路一二一三號

蘭州分店：蘭州民國路五十八號



1951年7月初版
(京)(8,000册)

目次

光榮的小兵·····	七
大騙局·····	三
派他們來幹什麼？·····	六
後果·····	二六

飢餓者的救星.....三

胡佛計劃.....四

『淹死那些小狗』.....五

新階段.....五

三

慈善家.....六

阿維勒爾·哈里曼的言行.....七

四

沒有偏見的人.....六

一個案子的歷史.....九

尾聲：屍體，外交工廠的『毛坯』.....二

幕還沒有落下.....	二四
補記.....	二四

五

主日學校的小學生.....	二九
---------------	----

六

起死回生的魔術家.....	四〇
策劃者.....	四〇
執行人.....	四一
鬼又出現了.....	四三

七

八

『殯殮司儀』.....	二二
關於人民的命運.....	二六
他們是誰？.....	二九

九

團結起來.....	二五
碼頭工人——自己港口的主人.....	二七

兩個美國.....	三三
我代表美國.....	三八

吃戰爭飯的美國資本主義完全是靠戰爭長大的，沒有戰爭它就無法生存——這就是和平、民主、社會主義的主要敵人。美國金融資本——就是它威脅着要發動新的屠殺，毀滅千百萬條人命給自己陪葬。

但美國帝國主義預先在歐洲得不到馴順的奴僕、基地、砲灰的保證，是不能發動並維持新的戰爭的。因此，美國拚命把歐洲淪為附庸、壓迫它成為殖民地隨後加以毀滅的計劃有着頭等重要意義。血——這就是美帝所要求的『援助』的酬報，且不說這種『援助』早已為馬歇爾化國家帶來貧窮、反動和奴役了。

然而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的。和平的力量強於戰爭的力量。以偉大的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社會主義陣營比戰販集團強大萬倍。參加和平陣營的國家和人民是越來越多了。這是基本的過程，決定

當前國際形勢的基本的因素。

同時，爭取和平的鬥爭，兩個陣營的鬥爭，並不是抽象的鬥爭。和平的主要敵人——華爾街的銀行和公司也不是抽象的設施。它們的後面隱藏着一定的人。爲了打擊他們並戰勝他們就必須認識和平的敵人。因此要瞭解美國的歐洲政策，首先就得認清這一政策的具體的策劃者和執行者以及他們在美國和歐洲本土的走狗和奴僕。但在描繪具體的人和他們的活動時我們努力做到不忘掉：

『人的本質並不是一種各個個體所特有的抽象東西。人的本質在其現實性上，乃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總和。』●

● 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

光榮的小兵

還在戰爭結束以前美國就出現了一部討論美軍在歐洲的戰後使命的小說。作者約翰·海爾賽，隨美軍登陸意大利的美國新聞記者，對讀者這樣說明這個問題的實質道：

『美國是國際性的國家。我這本小說的主角阿普洛少校是到意大利去工作的祖籍意大利的美國人。我們的軍隊中有斯拉夫人、法國人、奧地利人、捷克人、挪威人，我們不論到歐洲的那一部份，我們的士兵都可以問自己的同志：「喂，馬克，這個外國人說些什麼？這一球葡萄他要多少錢？」馬克都可以翻譯給他聽。

『這是我們的幸福。世界上沒有一個別的國家擁有這麼多懂得我們要去的國家的語言的人，他們瞭解當地的風俗，從自己的親人的嘴裏聽到過這些國家的民歌，甚至腦海中還留着他們祖先住過的國家中的葡萄酒美味的記憶。這真是美國的大優點。

『美國位於到歐洲去的道路上。如果你喜歡，當然可以孤立，但事實總是事實。我們的軍隊開出去了。從前，歐洲以一批批的移民侵到我們這裏來，現在是輪到我們打進歐洲去了，我們送去了一批接着一批的移民的子孫。』

『在歐洲還沒有相對地穩定的時候，我們的戰爭時期和平時期的軍隊就應該留在那裏……因此我衷心地希望你認識這位阿普洛少校。我們需要他。他代表着我們在世界上的未來。不是邱吉爾的雄辯，不是羅斯福的高貴氣質，不是憲章——四大自由或是十四點——，不是某一個夢想家的藍圖（不論在紙上勾劃得怎樣精細）所能担保，沒有一個計劃，沒有一個希望，沒有一種聯盟可以保證的。只有人能够保證，只有人的行動，只有像阿普洛那樣的人的行動才能保證。』

美國的報紙、將軍、政治家、外交家都抱着約翰·海爾賽的見解。他們每個人都認為登陸歐洲的兵士的使命不但是表現美國的軍事力量，而且是宣揚美國的善意、民主和文化。迄今為止，美國的官方運用着自己宣傳機器的全部力量宣傳着這個意思：

『我衷心地希望你認識這位阿普洛少校。』

我們接受它的勸告。但我們要認識的不是美國小說中想像的英雄，而是真實的活生生的美國駐歐軍隊中的少校和列兵、上校和將軍。同時，我們還拿統計學家的總結數字、客觀的證人的指證以及官

方文件中的引文來代替美國小說家和宣傳家的藝術的概括。

《40-B》和他的錯誤

『是，人家都叫我《40-B》。但這個綽號我是在這裏得到的。羅勃脫·赫魯斯登，官長，我的名字是羅勃脫·赫魯斯登，凱姆登人，這地方離菲拉得爾菲亞很近，只過台拉華的一座橋就到。我的父親在菲拉得爾菲亞的碼頭上做了一世工。我開始做事也在那裏。但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官長，那時還是一九四〇年。』

『在菲拉得爾菲亞，我當然看到了世界各地來的船，其中有哈佛爾和馬賽來的。但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巴黎。我決想不到我的車胎正是在這裏爆破……去坐整整八年牢的……』

『是的，官長，給了我八年。我們的頭子台維斯更糟糕：他是十年，送回國去執行。但「逃兵曼奴」，你會聽到過這個人麼？不久以前所有的報紙上都登了他的像片——他一頭撞在酸蘋果樹上——被絞死了，官長！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福份，你是無法改變的。』

『但是並不是人人如此。當我在二十三師經理部服務時，這種情形看得多了！我們的少校威特尼，我們都叫他「半截少校」，單是香煙，一年就賺了三萬元！而費歇上校的香水事件，我是親自陪

他一同去的。……

『這是在法蘭克福特，官長，還在一九四五年希特勒剛剛被打倒的時候。起初我做的工作是看守關着SS隊員的俘虜營。裏面的俘虜有一萬多。看守是裝裝樣子，他們的生活一點也不壞。上級告訴我們，這些SS隊員並沒有罪。什麼時候你看到過一萬名完全沒有罪的SS隊員麼？真是笑話事體，官長……』

『後來把我調到了經理部。就在那時候我陪費歇上校到香水廠去。那個廠裏做的是什麼香水，名字已經記不起了，這甚至不是名字，只有號碼——四七一，總之是像這一類的號碼。我們去了三次。我站在門口，上校和德國廠長談話。我可以一百對一的打賭，官長，曼奴那傢伙也是那樣和巴黎的酒吧間老闆打交道的。費歇上校拿拳頭敲桌子，拔出了手鎗。我受命每隔五分鐘開門進去請示：』

『「下令帶他走麼，官長？」』

『那個德國人臉無人色，但繼續說着nein（不，不）。終於他屈服，交出了幾張紙給上校。這段歷史到底搞的什麼事，我一點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德國人和他們的香水對我有什麼關係？只在一九四六年當費歇上校被召回國候審時，我才知道他從這個德國人得到了製造那種沒有名字祇有號碼的香水的祕方，以十萬元賣給了一家美國廠。而我站在門外，除了自己的鼻子什麼都沒有看到。什麼，官長？』

「弟兄們都說這是真正的 hold-up（攔劫）。但是請放心，上校並沒有吃苦頭。因為得到德國人的祕密是很好的事情。我們的將軍也正忙着這種事。只是他的興趣不是香水，而是望遠鏡、顯微鏡、照相機……」

「請你原諒：我扯到別地方去了。真的，得到歐洲人專利的發明和股票，是有好處的事情。相反，舞弊或是盜竊汽車，才是嚴格禁止的。我是專門搞汽車的。我的綽號『C.B.』就是這樣來的——這段故事還在最初開始的時候，那時候台維斯剛剛組成了我們的『七人黨』。」

「單是巴黎我們就做了二百部車子的生意。這不算少。但也不能算多，因為我們都穿着 M. P.（憲兵）的制服。穿了這種制服，腦子想到什麼，從塞納河到易北河都可以做出來。報紙把我們稱做登陸以來最大胆的竊（汽）車黨。你見過我們的『調度員』列特麼？人緣挺好的小伙子，本來是要技藝的，他在法庭上開玩笑地說：『從此，巴黎被偷的車子要少一半了』……不過我不大敢保險……」

「這就是我的全部歷史，官長。我運氣不好，太壞了。照事實講，我沒有想到會出這毛病。因為頭子經驗非常豐富。其餘幾個人——凱帝、列特、法烈塞也都是老手。他們三人都是芝加哥來的！或者，我犯了錯誤：是不必逃跑的。或者服務期滿後我應該留下來，篤定做些香煙生意，甚至專利的發明也可以……犯不着去做這種事情的。」

『我知道一個人，官長。他是我凱姆登的同鄉。他日夜盼望着戰後回家去。他這樣熱心，開會，在什麼宣言上簽名，吵呀鬧呀要求馬上復員，許多人都生着這樣的病……但他在家裏，情形不見得好。當然，接他的時候也是吹吹打打的。但過了一個月，罷工的時候他就被打得半死。』

『以後他無工可做。一句話，在第八個月上——他自己對我說的——在馬路上碰到一輛吉普，車上有一幅大標語：「要做工，跟我來。」你猜這吉普車帶他到什麼地方？招兵辦事處。那裏張貼着別的招貼：「參加軍隊！又有錢，又可以遊玩、旅行；世界各地，美軍那裏不去?!」』

『我的同鄉聽從這個勸告，又到歐洲來了。去年他到這裏來休假。他告訴我在一個不大的德國城市的司令部做事，他保護德國人開的小鋪子不受欺侮，向他們拿一定的「供奉」。這是美國由來已久的陋規，官長。還在我上學校讀書的時候，高班子就有一個傢伙向小孩子每星期拿兩分錢，保護他們不被大一點的孩子欺侮。我的同鄉在德國過得挺舒服——他給我看一張一個德國女人拍得像梅蕙絲一樣的照片，他說和這個女人舉行了「試驗結婚」……』

這個美國逃兵的故事出現在一九四七年巴黎的報紙上，不是很有趣的麼？它沒有走樣吧？

大騙局

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三日美軍佔領區繁華的巴伐里亞療養地哈爾密許·巴登基爾漢的郊外發現了一個年青的栗色頭髮的女人屍體。偵查結果，確定這個被害的女人是一個私娼，名字叫乃爾，在這個地方有一點小名氣和小的成就。但這一『成就』的真正的規模只在她死後才弄明白。乃爾被害的背景，連美國駐德軍事當局的最高官兒都發生了興趣。關於乃爾的事件甚至對陸軍部長凱南特·羅雅爾也做了報告，部長指派法官愛爾·里凡爾斯進行進一步的調查。

到底什麼事呢？

爲什麼以華列斯低級的犯罪小說體裁開始的這個『故事』突然之間引起了地位這樣高的人物的注意呢？

第一個報導這件案子的美國『國際通訊社』記者湯姆·阿高斯登，知道了一些：乃爾，顯然是和一個美國軍官領導的「Rackets」有關。人們則說是黑市的投機和金鈔走私。這事情，美國軍事當局的高級官員知道的多得多了。

照一個德國記者拉爾夫·洛索夫的說法：『……乃爾和大規模進行麻醉品走私和黑市投機的犯罪匪幫聯系的錢索，進一步搭到了巴伐利亞軍政府的一個高級官員的身上，他是這夥投機份子的主要的掩護人。但事情並不以此爲限。這件事還牽涉到了一個從前地位很高、現在在瑞士的軍官。許多地方

可以證明正是美國駐德軍政府的這個軍官能够供給「材料」，說明價值七十五萬元的金條和二百五十萬美鈔怎樣奇妙地會在美區內失蹤……「乃爾」的案子不久就不了了之。對於德國輿論，這件案子將長時間成爲疑案。乃爾知道得太少，因此她非死不可。但許多德國人則知道得太少：對某些美國在德國的人士的真正的政策知道得太少。」

『乃爾』案只是許多之中的一件。西方的報紙上充滿着短的、長的、關於這一類事件的報導。但『乃爾』的案子所以是典型的，還因爲牽涉在其中的人物代表了歐洲美軍的整個系統：從刀殺栗色頭髮的乃爾的普通的暴徒起到爲這件 Racket 撐腰的美國駐德軍政府的高級官員止。

但什麼是 Racket 呢？

把美國人口中的 Racket 的正確意義解釋給外國人聽，真不是件容易事。Racket——這不單純是偷竊、謀害或是搶劫。

照美國最高法院法官 E·哈梅的解釋，『這種罪行有兩重性質。從一方面講，它是強搶被害人的錢。但在另一方面，犯罪的人和從事正當商業活動的人成立協定，得人錢財，與人消災，他拿了錢，就爲主顧出力，抵制他的競爭的敵手。』

照符拉地米爾·波茲納——關於現代美國的最有趣的報告之一的作者——的說法：